

时间阡陌 却未曾走远

指导老师 九龙学校 蔡鲜枝

阅读下面的文字 按要求作文。

月亮、芦苇、家书、年戏 离我们远吗？诗意、美好、民俗、传统 离我们远吗？
请以 未曾走远 或 渐渐远了 为话题 仿照《灯笼》一文 写一篇文章。

年 戏

九龙学校八(1)班 朱珠

在乡下的村子里 时常会举办看年戏这样的活动。小孩子喜爱热闹乃是天性 于是小时的我 便经常跟在爷爷的身后 到戏台前找个位置坐下 听台上的演员咿咿呀呀地唱。

老人是懂戏的 爷爷在旁边给我讲 这讲那 我一字未听 听了也听不懂 只是着迷于那灯光闪烁的舞台。台上的演员或激情地引吭高歌 或打打杀杀 只觉热闹、有趣、好玩。于是乎那月下的戏台 便这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而小时候其它觉得好玩的事物在那一刻也都丢掉了 只剩下那个斑斓的舞台、脸上着妆的演员、那悠长连绵的戏曲声 甚至是台边小贩的吆喝声、台下交杂在一起的喝彩声与谈话声 或者是瓜子之类的零食 都在脑中 无一忘却。这或许是因为家乡戏的烟火味太浓了 才给我那么深的印象。

爷爷看起戏来也停不下来 说起戏来如数家珍 滔滔不绝。夜深 或是收音机中传来咿呀的戏曲声 或是电视机中映出那花绿的戏台和化妆的演员。这也许只是他的消遣 但似乎称之为 爱好 更为合适。

每当回到老家时 先听到的是爷爷收音机中铿锵的锣鼓声 而后是伴随着音乐的奶奶的一声呼唤：

来了？快坐下吃饭吧 还热乎着！

在旅途中忙碌奔波 迷茫时听到那一声声锣鼓、演员的高歌 看见那红得好像在火里的戏台 即使不是家乡的戏种 游子渺茫的心也会跳跃起来 接着便是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心也跟着舞起来 歌起来 然后便又继续在旅途中向下一个目标奔去。

提起戏曲 你难道没有一种亲切感吗？你还曾想起过月下的戏台、灯火 以及身旁爷爷奶奶兴致勃勃的模样吗？年戏 它未曾走远 即使歌声渐渐隐去 它依然会化为烟火气 陪伴在人们的身旁。

点评：如吴伯萧的《灯笼》一般 本文作者着意于 年戏 这一传统文化载体 在 年戏 里有快乐的童年回忆 有温馨的祖辈温情 有久远的文化况味 质朴自然 如家酿醇香。

扇 子

九龙学校八(1)班 周以帆

虽不似鲲鹏 扶摇而上九万里 小孩子喜欢凉 迷恋风 却仿佛是天性。燥热晴天里 一把扇子 总能扇走无尽烦闷 总能带给人无尽遐想。

连和煦的春风算着 一切风之中 最爱的是柔和的微风 那是扇子扇起的不急不躁的风。提起扇子 我就会想起田间地头扇着蒲扇的祖父 想起手持折扇 谈笑自若的文人雅士 想起那一位位身穿汉服 手握折扇的陌路人 记忆的网上与扇子结的缘 真的太多了。

忆扇子 忆的是那份友情。友人生日 那时的我苦思冥想 也不知道送什么才显珍重。不由得 我看到了折扇 洁白朴素的扇面上点缀的文字似乎在述说着我与她的点点回忆 那是我和她共同的热爱 虽不贵重 但令人值得永久怀念 扇子寄托了我们的情谊。

扇子传承的是文化。一幅洁白扇面上 我饱浸浓墨 提笔落下 笔尖所至 一根根树枝刚劲直立 挺直腰板 不卑不亢地宣言着什么。丹色渲染 一朵朵红梅悄然绽放 挺立枝头 昂首傲视似在俯视芸芸众生 倒有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之意。这是我的扇面画作之一 梅立枝头 傲视群雄 满是中华民族不屈的气节。我不仅喜爱画扇面 更爱集扇 我的扇面上有君子竹拔地而起 有淡水远山交相辉映 扇面上有娇嫩海棠花粉饰紫蓝星空 扇面上有陈旧文字记载历史兴衰

记得京剧里 杨贵妃手持折扇 一颦一笑 一转一摇 一开一合 吟着 海岛冰轮初转腾 扇子与人相辅相成 最是陶醉 记得酒馆中 说书人在一方红布之上 手摇折扇 醒木一拍 一吐一息之间 中华上下五千年 道尽盛世风云。

最壮观的是大江东去惊起千堆雪 在谈笑间 墙橹灰飞烟灭 你难道不希望扇面上的是足智多谋的孔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视死如归的中华儿女吗？扇面上的昭君出塞、穆桂英挂帅 保家卫国的信念是汨汨流淌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血脉。你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愿就是那传承文化的持扇人。

嘻！幸 扇子从未走远。应该数画扇 数几缕风 数乘风破浪者 还看今朝！

点评：全文颇有吴伯萧《灯笼》的浓浓味道 以鲲鹏乘旋风至九万里 引出小孩子贪凉恋风的天性 自然带出 扇子 这一载体 再仿写一组排比 油然而生与 扇子 的情缘 有温暖的友情 有热爱的笔墨丹青 有不屈的民族气节 有保家卫国的汨汨血脉 更有折扇文化的传承。雅致隽永的语言 含蓄深厚的情感 大气 灵动 感人！

打炒米

★九龙学校八(2)班 郭雨绮

糖 和 甜 对于小孩子来说 似有种强大的吸引力。孩子哇哇哭闹着缠着大人的时候 顺手递出一块糖 他便收住了眼泪 笑了

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有样叫炒米 的东西 散发着淡淡的甜味。我爱那味道 吃炒米的次数多了 结的缘也就深了。一提起来 我就会想起转角的那个老爷爷 就会想起那渐行渐远的热闹村头 就会想起村中的老妇人亲切地喊着我的小名 就会想起在长石板凳上 窸窸窣窣的交谈声 仿佛记忆的网里 挤着的就都是

那个夕阳倚在山头的傍晚 悄悄宣泄着它最后一缕余光的傍晚 远远望见转角的那个老爷爷来了。我随手拿起零花钱 溜出家门 喊来了四五个小伙伴 飞一般奔向转角去了。那里挤满了看热闹、买炒米的人。里里外外似有两圈 我们小小的身子从大人的衣角间钻过去 从推推挤挤的缝隙间 看到了老爷爷和那黑乎乎的炉子。只听见 嘭 的一声炸裂 我们也随之大叫 慌慌张张后退几步 和其他小伙伴撞在一起了 随即又哈哈大笑。紧接着 炒米的甜味夹着柴火的味儿 扑鼻而来。我们可不管那是谁家付钱买走了的 只从一大袋中抓来热乎乎的一把 塞到嘴里 粘在嘴巴上 乐在心窝里

好几月才见一次的打炒米 再后来 就不再是几个蹦跳的身影在黑炉子前了。炒米常被装在大红塑料袋里 打好几个结 那袋比皮球还大的炒米 被拍来拍去 左打打 右敲敲 很好玩 是消磨时光的好玩具 玩着玩着 突然 炒米像雪崩 又似狂风骤雨从袋口里溅出 纷纷扬扬掉落。由于妈妈严厉的圆眼睛会发光的眼神 我不得不拿起扫把 如泡沫般飘 如糖般黏的它们 总是不能乖乖进簸箕 别提多难打理。

小绮 打炒米啊 你要吃吗？外婆给你买来！近日外婆发来的一条语音。她知道我爱吃 每每看到 打电话问我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有时我拒绝了 外婆可从不会听我的拒绝 过不了多久 白花花炒米 甜甜的香 就充盈在我鼻腔 充盈着整个家了。

从未曾走远 在大街小巷仍可依稀听见 嘭 的声音 从未曾走远 那袋甜甜的炒米 在外婆的期盼中 闲闲地窝在沙发上吧

点评：犹如灯笼之于吴伯萧的缘 炒米与作者的缘同样结得很深 记忆的网里挤着的就都是 那个老爷爷 四五个小伙伴；黑乎乎的火炉子 大红的塑料袋 白花花炒米雨；嘭 的炸裂声 甜甜的炒米香 妈妈的怒目圆睁 外婆的殷殷期盼 每个特写镜头的描摹 都是一份美好的回忆与情缘 脉脉温馨 动人心弦。

戏 绿

★九龙学校八(2)班 林千诺

红红绿绿 你方唱罢我登场和念不清的唱调 大概是我对戏最初的印象了吧。色彩总是很亮丽 一身大红袍的便一定是好人 脸白的怕是恶人吧 小时候我便是这样想的。

小时候戏不是很流行 现在怕是更冷清了。我们这儿是越剧 是最常听到的 再者是去北京听的京剧 而后便是春晚上每个人都有一嘴的杂剧。

记得清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一个小旦着杏色的水袖 很轻很薄 挥起来要甩到天上去。一个小生着天蓝色 颇有羽扇纶巾的风度。我还年幼 关注的不是这些 而是瓜子、花生、桂花糕、梅花糕 一阵香便把我魂都勾走了 只记得吴地如烟般柔软的腔调 就连最好奇的是如何演出来的 两个蝴蝶 都忘了留意。

家父好戏剧 从小我便听得一点 但没有那么热衷。还记得很深的是不知道哪地听到的《穆桂香挂帅》 也是我唯一会哼一小段的。锣鼓齐鸣后 穆桂英横刀立马 高唱：猛听得 金鼓响 画角声震 唤起我 破天门壮志凌云 《杨家将》这本书里的穆桂英和余太君都是我所崇拜的 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豪气也感染了我许多。

戏的种子已埋在我记忆中 土地公祠前锣鼓齐鸣 城隍庙里头 唱声震天 北京大院内 灯火通明。每至春节前后 戏便更是频繁 几乎各个村的人都会围着看戏 瓜子、烟斗、月夜 仿佛是仙境般的存在。

为何从古至今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看戏呢？大概不只是热闹、喜庆 更是每个人对善的向往 对恶被惩罚的快活 对奸臣下狱、忠将凯旋的期盼吧。

戏未曾远过 我愿做那刀马旦 待后人评唱。

点评：本文模仿《灯笼》以小见大的手法 聚焦的人物、事件、场面都很小 但是表达的情感却是深厚而宏大的 如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作者着眼于细微处 却展现了一幅泛黄的传统年画、一种善恶分明的情怀、一股传承自戏曲精神的壮志豪情！